

中產階層爲什麼也會上街？(上)

新世紀論壇 (06-07-2000)

甚麼是中產階級呢？這個問題很難有一個明確、統一的定義，不同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界定，例如收入、擁有的資產、教育程度、職業、消費模式、個人心態和生活習慣等。但我們一談起中產階層，大家心目中都會大概明白這是指社會上的中層人士，他們既不屬於草根階層，毋需接受政府的福利，也不會像大商家般家財過億。而這些中等收入人士通常都是一些專業人士，或是公司管理及行政人員，以及中小型企業的東主等。

中產人口 逾三百萬

若我們以職業類別和收入等級劃分全港 355 萬的勞動人口，根據政府統計處二零零零年五月發表的第二十五號專題報告，這批中等收入的專業和管理人員，大概佔三分之一，即超過一百萬人。若加上他們的家庭成員，人數可能多達二、三百萬人以上，即全港人口的三至四成。當中還未包括全港共二十八萬間中小企業的東主。

行業中堅 稅收來源

這批中層人士通常都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，不少人更有專業資格或事業基礎，即使沒有接受專上教育，他們也會憑著個人的努力，獲得一定的事業成就，在各行各業都擔當骨幹角色，不少人在三、四十歲，甚至更年輕時已穩佔其行業的中堅位置。隨著香港邁向知識型社會，專業人才需求日切，中產階層在社會上更顯得重要。

在公共財政方面，中產階層作出了相當重要的承擔，以九七至九八年度爲例，在繳納薪俸稅的一百三十萬人之中，月入由一萬五千至八萬元的中層人士，佔了六成以上，每年繳交的薪俸稅也超過一百八十億元，佔全年薪俸稅收總額的六成多。若再加上中小型企業所繳付的每年的利得稅，數目肯定會更龐大。

另外，政府每年的收入之中，有相當部分來自賣地，這些錢由誰來付呢？最終還是置業人士，當中大多數是中產階層。

由此可見，中產階層無論在社會的經濟和政府的收入來源上，都擔當著極重要的角色。

自力更生 默默耕耘



香港的中產階層還一個特色，就是不少人都來自中下層家庭。在六、七十年代香港的經濟起飛的過程中，他們憑著個人的努力而取得較高的教育程度，並在事業上經過一翻苦幹，然後才能晉身中層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這群人都是憑自己的努力而獲得成就，因此他們自主獨立的思想較強，再加上他們的職業和收入往往都相對地較穩定，不少人都擁有自己的物業和一定數目的積蓄，生活也較安定，故他們往往不會要求甚麼社會福利，生活上遇到問題時也盡可能自行處理。例如私人屋宇的管理工作，要靠自己組織業主立案法團；就是失業，他們也寧願靠自己積蓄渡過難關，絕少向政府求助。

換句話說，這批中產人士對社會一直都是付出的多，取回的少。「自力更生」向來都是中產階層的作風。然而，在新一輪的經濟轉型之中，香港的中產階層卻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。

樓市疲弱 積蓄貶值

談到中產階層的困境，我想近期大家談得最多的大概都是負資產的問題。金融風暴至今，樓價已急速滑落至九二至九三年的水平，相比九七年高峰期時，平均跌幅達五成，較早前一些地產公司的統計，單在全港三十一個較大型的屋苑，總市值已消失四千億元，涉及業權達十五萬戶以上，當中絕大部分都是中產階層。

其實，中層人士向來都是樓市的受害者。他們絕大部分都只希望置業安居，並以此作為儲蓄保值之用。他們在樓市高峰期，眼見樓市持續急升，為怕將來成為「無殼蝸牛」，節衣縮食也要及早置業。但在樓市急跌後，他們的積蓄卻化為烏有，甚至要背負一身債項，成為了「爛殼蝸牛」。由於物業失去保值能力，當這批人為已按揭物業供款期滿後，已人到中年，即使將物業出售亦會虧蝕一大筆錢，到時他們憑什麼改善生活質素呢？如何安渡晚年呢？

另一類受影響者是中小型企業。這些企業的東主通常將物業按揭給銀行，套取現金周轉。但樓價下調導致銀行削減信貸限制，令這些公司陷入困境，可能被迫要結業裁員。

經濟轉型 禍及中層

中產人士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就業保障。以往香港的製造業北移，受到最大影響的往往是低技術的工人，但在新一輪的經濟轉型之中，不少中層的管理人員亦受至影響。雖然在近期的資訊科技熱潮下，科技人才炙手可熱，薪酬隨時可以翻幾番，但這情況只限於個別行業。不少傳統企業的中層人員，即使有幸避過裁員的

厄運，也要被迫減薪、減福利，工作量亦有增無減。

隨著近年的資訊科技日趨發達，電子商貿亦日漸普及，商業往來的方式也有所改變，一些專業和管理人員即使擁有多多年經驗，若趕不上新科技的步伐，也隨時可能被淘汰。在這情況下，他們應該如何裝備自己呢？

全球經濟日趨一體化，中國又即將加入世貿，香港的中小型企業一旦跟不上市場型勢的變遷，就須面對如何生存的問題？

教育改革 無權參與

中產階層也特別關心子女的教育，爲了讓子女獲得最好的教育，他們可以通宵達旦的排隊輪候幼稚園入學申請表；又或像孟母三遷一樣，搬到最多中、小學名校的地區居住；部分人更可能自掏腰包，將子女送到外國，希望他們入讀最好的大學。

政府近年推行連串的教育改革，希望改善香港的教育質素，但家長的意見是否有獲得充分考慮呢？家長應否在校政上有更大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呢？

以上幾點只不過是中產人士所面對的部分挑戰。其實中產階層最大的困境，可能是他們一直缺乏真正的代言人。

(本文已刊載於 2000 年 7 月 6 日之《大公報》)